



(视觉中国)

■孙道荣

露台,是安置我们心灵的地方。

露台是用来干什么的?有人说,是晾晒衣被的,是种花养草的,是堆置闲物的……这都是实用主义者,在我看来,露台是你在屋里待久了,憋闷了,可以随时从屋走出来,透口气,承接雨露精华,放飞心灵之地。

露台之上,宜独坐。老藤椅最佳,随便一个四角凳也行。置于一隅,随时坐一坐。既是独坐,就不用说话,沉默是最好的独处方式。如果一只鸟飞过,你也可以跟它打个招呼,它说它的鸟语,你说你的人

话,互相听不懂,有什么关系?如果一缕风拂过,带来了某个季节的信息,你忽有所触动,也无妨自言自语几句,风带来的,风亦带走,风只当你什么也没说过。就像此刻,你可想一想,也可以什么都不想,只是发呆,谁也管不着。我常在露台上独坐几十分钟,甚至小半天,像被时间钉在了那儿。但我拔腿想走的时候,我就起身走了,时间只在这一刻给了我充分的自由。

露台之上,宜煮茶。最好是绿茶,最好是透明的玻璃壶,能看到茶尖在水里轻轻地翻身,像它活在茶树上时,被谷雨前的细雨一遍遍地浸润。待你在露台之上把这一壶茶

都饮完了,你原本浮躁的心,亦必沉静了下来,被润泽得有了滋味。

露台之上,宜听雨。雨落在树叶上,雨落在楼顶上,雨落在小区的地面上,你在露台上都能听得见,它与你躺在床上听到的雨声如此不同,仿佛这一场雨,只为你而下。你也能看见雨是怎么在半空串成了一根根线,挂在你的面前,像珠帘一样。还有调皮的风呢,它会帮着雨改变方向,落在你的露台上,打湿你的脚背。

如果是北露台,宜纳凉。白天阳光的炽热,还在四处游荡,但它似乎疏漏了你的北露台,也可能是它有意留下这一块稍微凉爽之地,让你在最热的日子里也有一小块可以避暑的地方。如果是东露台,宜晨坐。椅子上的晨露,像昨夜的梦,凝成一滴滴晶莹的小水珠,一屁股坐上去,凉凉的。看看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是怎么穿过高楼的缝隙,来到你的身旁,将你新的一天照亮。如果是西露台,则宜观日落。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候,我们看到的是阳光,而不是太阳本身,现在,你却可以站在你自己的露台上,陪着太阳落幕。唯有这一刻,你可以盯着太阳的脸,而不用怕她害羞,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眼睛被她的明亮和艳丽灼伤。如果是南露台,它显然是最佳的露台,适宜你做任何一件事。你在南露台上,一眼就能看见一朵花开,春天总是从你家的南露台翻进你的家,急切地给你带来春天的消息。你在南露台上,听到的第一声响雷,把夏天炸开了一个大窟窿,所有热烈的分子都是从那儿蹿出来的。秋风让第一片落叶改变了方向,并不落在地面,而是飞到你的露台上。即使是冬天凛冽的北风,也学会了在一幢大楼前绕个圈,攀上你的南露台。唯有在南露台,你能看清四季的变化。

而我呢,当我孤寂时,当我失意时,当我踌躇满志时,都会来到露台上,坐一坐,或站一站,我寄放于此的心啊,就又一次鲜活了。

游在春天里的“香椿鱼”

■王丹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一片温润的霞光在绿意萌动的山峦线上徜徉。我站在门口的高石上,期盼的目光越过一重重山坡,穿过一条条蜿蜒的土路。慢慢地,那个卖菜归来的身影越来越近,越来越清晰,直至我看清那空空的两手,心里不禁黯然失落。

“不是说今天要买小海鱼吗?”我努着嘴,极其不满地质问道。毕竟对于生活在山里的我来说,小海鱼可是一种难得的美味!

奶奶仿佛是做错了什么事一般,不知所措地搓着手:“今天的菜卖得慢了一些,等收摊去买鱼时,人家已早早地收了摊。”虽然她一直苦口婆心地解释着,可我耳朵里像是塞了东西,什么也听不进去。于是,她哄着我说:“不然,今天晚饭吃‘香椿鱼’吧,炸小海鱼明天再做。”

“香椿鱼?有这种?在哪里?”我半信半疑。“有!跟我走。”奶奶的语气甚是笃定。话音刚落,她就牵着我绕过屋后,踏过崎岖凹凸的碎石路,来到了山脚下。暮色中,香椿树上,那些红棕色带绿的嫩芽正惬意地舒展着,将浓郁的香气尽情释放。奶奶麻利地摘了起来,直至盈满两手,才返回家中。

此时,靛蓝色的夜幕已缀了几颗晶亮的星子,和缓绵绵的晚风从窗口徐徐拂过。厨房里,炊烟腾起,奶奶舀出了一碗面粉,往里面打了一颗鸡蛋,又放了一些水,一起搅拌至糊状。“鱼究竟在哪里?”我满头雾水。“别着急嘛,马上!”说着,她用筷子夹起一根焯过水的香椿,让它先跳进面糊里,又跃进热油里,哗啦,哗啦。“鱼马上要游出来了!”我睁大眼睛,谜底就此揭开!香椿的茎变成了“鱼身”,香椿的叶变成了“鱼尾”,一条金黄的“香椿鱼”欢闹地游弋在我眼前。我拍手欢呼,之前的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。

“来,快尝尝。”奶奶抓起一条“香椿鱼”,送进我那早已垂涎欲滴的大嘴巴里。我“嘶哈嘶哈”地咀嚼着,外酥里鲜,比炸小海鱼好吃不知多少倍,让我不禁央求道:“奶奶,明天我还想吃。”

奶奶听后,笑呵呵地眯着眼睛回答道:“好啊!那我们把买小海鱼的钱去买书,以后去真正的大海里遨游,小海鱼也能尽情吃!”我用力地点着头,幻想着自己变成了一条鱼,游出了大山,游向了蔚蓝的彼岸。

一个春天过去了。我渐渐长大,读着奶奶省吃俭用买来的书,去县城读初中,又去市里读高中。我再也没有时间站在石头上眼巴巴地盼着了。

紧接着,另一个春天又过去了。我已成年,在沿海城市读大学,见到了真正的大海,随后定居,小海鱼已经成了普通的家常饭。但我,却再也吃不到奶奶做的“香椿鱼”了。

如今,春天又到了,香椿季也来了。我多么巴望着奶奶能再次出现在那个路口,牵着我走进厨房,做上一盘充满思念味道的“香椿鱼”啊!



好事者改变的事物

■曹淑风

榕树和橡皮树都长着气根,年少的气根细细长长,丝丝缕缕,风一吹悠悠荡荡,像柔顺的秀发似的,颇有浪漫姿态。

公园里,榕树林外的路边,有个三四岁的孩子,他看见气根,跳着脚,双手乱舞着大喊:“爸爸妈妈,快来看,快来看,大树长胡子了耶,好长的胡子啊!”妈妈先是很配合,也跟着惊呼赞叹,然后开始讲胡子其实是树的嘴巴,用来吸食空气中的水分……小朋友听完,眼睛睁得大大的,嘴巴也张得大大的,假装自己是气根,大口吸食空气里的水分,还说好甜啊!我原本若无其事地经过,听到这里扑哧一下笑出声,孩子妈妈也笑了,目光里满是如水温柔。

柔软的气根容易塑形,勾起好事者的好奇心。

一个好事者走过来,随手抓起几根气根打了个结。又一个好事者走过来,随手抓起几根打了个

结。一个个好事者走过来,走过去,他们随手打下的各种各样的结,改变了气根的生长方向,像原本处在平行线上的两个人,被硬生生捆绑在一起,再也不能分离。这些气根生长着,天长日久,便有一些纠结着的故事。

我从榕树下走过,看见了这些故事。有的是新故事,有的是老故事。新故事一律是生涩的,打成结的两股气根用疏离表达强扭的瓜不甜。但终究抵不过岁月,慢慢也就彼此接纳,有了融合感,成为老故事。

有些半生不熟的结形成一个群体,你牵着我的手,我牵着他的手,一起在无涯的时光里向前走。有个上了年纪的结,像人一样拼力向上攀缘,似乎一边攀一边声嘶力竭地呐喊着为自己加油,表达生活的不易。有个巧手好事者编了个复杂的中国结,充当流苏的根上绑了一颗板栗,是在表达喜庆与吉利吧。也有麻花辫儿形状的结,让高

大的榕树多了几分俏皮与妩媚的韵味儿。有些气根很长,绑在一起久了,有了秋千的模样,几个孩子轮流坐在打结的位置荡来荡去,咯咯咯咯的笑声在草木间流转。

也有把气根缠绕打结在树干上的,恰好半遮住一个疤痕,那疤痕像努力瞪大的一只眼,惊恐地透过气根往外看。我跟这只眼对视了一会儿,走过去,费了老大劲儿解开好事者打好的结,释放了气根,释放了那只眼,也释放了我的呼吸。

被释放的气根打过结的地方是弯曲的,它们恐怕很难再回到当初的直溜状态,就像走了一段弯路,即便后面纠正回到正途,也还是留下了拐弯抹角的印记。

我原本在路上行走,后来改为在橡皮树下行走,在榕树下行走,在气根之间行走,边走边阅读气根之结的故事。那些有意无意打结的好事者,改变了气根的生长方向,改变了我的行走路径,也许,还改变了我认知外的其他事物……